

谁知脂砚是湘云

周汝昌
◎著

谁知脂砚是湘云



周汝昌 著
周建临 整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知脂砚是湘云/周汝昌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14-05612-2

I. 谁… II. 周…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4049号

- 书 名 谁知脂砚是湘云
著 者 周汝昌
整 理 者 周建临
责任编辑 柴文静
插图绘制 瑞 红 顾宝新
印 章 尹望启
文字编辑 辛良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彩 插 8页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612-2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自 序



自
序

中国人看小说爱看带评点的，这种风气大约是从明代兴起的。明代流行的唱本、戏本和闲书野史(就是那时候的通俗文学作品)盛行于民间，对于初识文字而文化水平并不太高的普通读者来说，带评点的书可以帮助他们很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些作品。此风到清代仍盛行不衰，最为人著称的就是金圣叹的评点本。金圣叹评点了很多名著，而大家最熟悉、最津津乐道的又是《西厢记》和《水浒传》。他那种满腔热情、笔歌墨舞的批点文体感染力异常之大，读起来让人兴高采烈、赞不绝口。他的见解未必有多高明，但他能与读者平等而尽情地交流，从而把读者吸引住，不忍释卷，这就够了。记得到清代评点界又出了一件新闻，就是有一位文士平生三次娶妻都是才女，而且都特爱《牡丹亭》，三位贤妻一个接一个地相继评点这部名剧，世人因而称之为“三妇评本”，并且出版了刊本，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我举这些例子目的何在？就是为了说明《红楼梦》本来的定名《脂砚斋重评石

头记》这种体例之来源，特别是“三妇评”和“脂砚评”两者之间有着人未尽知而内情美妙的联系。

不过，上举评点家金圣叹、三妇也好，毛宗岗、李卓吾、张竹坡等也罢，他们都是后来人评古人之作。尽管他们是评点家，但都是与作品无关的后世读者。唯独我们这里的主题人物脂砚斋大大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第一，她不是后世读者，而是与作者曹雪芹同时并世。第二，她不仅是读者，而且是曹雪芹的通力合作者。她承担了抄稿、编整、偶然代为添补细微的脱漏等辅助工作。第三，她在抄整的同时又作了大量的评点，数量达二千多条。第四，依照拙考，她与雪芹又不是一般亲戚朋友的关系，而是孤标傲世、志同道合的生活伴侣，有夫妻之情、骨肉之恩。还不止此，这位脂砚斋还是书中一位特别重要的女主角即史湘云的原型。

读者诸君，你同意我上列的诸点看法吗？且慢说同意二字，即便你并不立刻表示难以相信，我就大大高兴了。所谓并不立刻表示难以相信，就等于你已然看出这其中有着它的某些道理，应该对它思索检验一番，看看有没有合理的成分在内。这本小书就是为读者你提供这么一个奇特的主题来思索玩味，进而得出你自己的见解。这样，就不再是少数几个人在“闭门造车”，而逐步变成大家共同关注、寻求确解的一个重要文学课题了。

以上聊做小引，下面五章，做我一点献曝献芹的敬意，谢谢！

周汝昌记于戊子七夕

谁知脂砚是湘云

目录

001	自序	001
001	第一章 书中书外总奇缘	001
	一言不和	002
	几挥老拳	002
	书稿待续	004
	告别燕园	004
	如山白骨	007
	公子红妆	007
	空谷传声	010
	文外有事	010
	连环脱卸	013
	剔透玲珑	013
	亲不间疏	016
	先不僭后	016
	身立松端	019
	情存局外	019
	麒麟为纪	022
	白首双星	022
025	第二章 石破天惊四海波	025
	脂批概况	026
	脂砚斋是史湘云？	039
	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	056

从脂批认识曹雪芹

075

097

第三章

梦笔生花百态新

脂砚即湘云

098

湘云是脂粉英雄

103

谁讲湘云的趣事

105

湘云四时花

107

只有湘云是『满红』

109

湘云之才

111

『史湘云』解

113

菊谱——湘史

117

重读海棠诗

130

人比黄花瘦

133

『绛珠』之谜

139

『双麟记』

142

谁怜聚散弔兴亡

145



目 录

一编牵动三人心	151
——《红楼梦新证》与文怀沙、黄裳、顾随	
假金失彩耀真麟	158
湘云的后来及其他	161
169	
第四章 犹恐相逢是梦中	
结 梦	170
岁 朝	173
犹恐相逢是梦中	175
秦淮旧梦人犹在	177
附 录	198
答津门作家问	198
后 记	205
编后缀语	208



第一章

书中书外总奇缘



一言不和 几挥老拳

有朋友问我，你当了大半辈子考证派，你自己觉得哪条考证是你平生最为得意的？我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了他一句：据您看我那些考证哪条才是最精彩的呢？他说：大家都认为你考出曹寅的弟弟不是曹宣而是另一位叫曹宣的，连那些反对、讽刺、辱骂你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条考证，尽管他们无可奈何地还要加上几句贬低的话。

我听了就对他说：这条考证不是不精彩，它确实别开生面、人所未能；但我自己心里却没有把它列为我考证中的第一流成绩。朋友就问：那你自列为第一流的考证又是什么呢？我说：当仁不让，不做假谦虚，我最得意、最精彩的考证是考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即史湘云。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种考证可不像考曹宣那样，连反对你的人也只得承认；你说脂砚即湘云，人家笑骂交加，有人说你这是“匪夷所思”。我答：你说的只是一面的情况，另一面是我拥有大量的同情者，甚至还有“粉丝”，都非常赞同这一出色的考证。他们对此兴趣浓厚、深信不疑，这些同情者中有名家、有专家、有学者，但是你也也许想不到还有不少却是在校读书的学生。朋友又说：名家学者我不敢妄评；若说到学生，那无非是你喜欢林黛玉、他喜欢薛宝钗、我喜欢史湘云等等这类的看小说评人物的闲谈意见，你还拿这个作为自己的支持者，岂不惹人议论和见笑？我说：这回你可真错了，那些同学见解比你高明得太多了。我说的这些例子你如果不爱听那就罢了；若想听的话等我后文再略举一二，此刻我想说的，即是你所说的那种谁喜

欢林黛玉、谁喜欢薛宝钗那个层次的争论并非学术，只能算茶余酒后的闲谈戏语，但是我想就连这个也有它的历史根源，你必然还记得从清末起就有左钗右黛、扬薛抑林的争议，两位好朋友就因这个意见不合“几挥老拳”，大家引为笑谈。可见这个等级的见解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表现。如果把我的考证——“脂砚即湘云”也归属于这类酒后茶余的闲谈，那可就失之千里了。



书稿待续 告别燕园

谈到此事，真是说来话长。简单说罢：第一，我把《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自评为一部未定稿和半成稿，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一经考明曹（雪芹）、李（煦）两家至亲都惨遭雍正的政治迫害之后，便立刻悟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仅是部自传性小说，更是曹、李两家的自传或合传（此所谓“传”者，实际就是今日所谓的有素材、有原型的小说写作）。

还不止此，我考明了李煦是雍正夺位后第二年就被投入刑部大狱，抄家苦治，把一位百姓平民都称之为“李佛”的七十高龄的善良人远充到东北极荒之地冻饿而死，所因何故？就是因为李煦是雍正政敌胤禩的“奸党”，查出他曾经给胤禩买了几个苏州女子，这下子可就犯了雍正的最不可容忍的大罪，成了万恶之人了。对比来看，李煦的内丈曹寅家却是迟至雍正六年才遭到抄家、逮问、治罪的。所以，我那时很快悟知，《红楼梦》的后半部的主角已然不再是黛、钗两人，而是逐步转到史湘云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上，并且，由此而牵连到小说的素材及情节内容必然包含了相当部分的李家的遭遇及后果。于是我一层又一层地细看曹雪芹写湘云的笔法，才恍然醒悟她的家虽然仍然叫做史侯家，却是生计如此艰难，湘云靠做些针线活儿卖一点儿钱度日，每夜忙至三更天。有一次，袭人提起来，湘云便红了眼圈。雪芹的文字寥寥数笔、淡淡落墨，内中却饱含着无限难言之痛苦。而一般读者就只能看见那些满纸淋漓痛快的所谓爱情的描写。我的感触是（无论在当年还是今日），想找一个或几个有



共同语言的伙伴也都是很不容易的。

闲言少叙，让我还是接续正文吧。我明白这层道理之后，立即向胡适、邓之诚等前辈探询，有无关涉到李煦家的文献存在？我已忘记了到底是哪位老学者告诉我故宫档案馆存有后来发现的李煦家档案，我听了又是一番巨大震动，心里想这比我研究曹寅家世同等甚至更为重要。我立刻写信给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的赵万里先生，问他可否介绍我到档案馆去查阅这部分文献。赵先生立即写来了回信，并附有一纸向故宫档案馆的介绍函，而且告知我进了故宫走哪条路线就可以到档案馆。这种热情都是我平生难忘的。

我兴奋地拿了这份介绍函立即前往故宫——有一个细节，如果你不嫌烦，我也顺便在此回忆一下，十分有趣：赵先生给我指明的路线是从神武门（即故宫后门）进去，然后左拐，即往东再转南行，如此等等。我走了很长的路，这是故宫东面的一条最宽大的宫内通道，我不知应该怎样称呼，两旁都是几丈高的大红墙，大红墙上有不止一个大宫门，都是紧闭的，上面一条大铜锁有一尺多长，还刻着细花纹，真是见所未见。我走了很久并未碰上一个人，最后终于寻到了档案馆。我站在那里一望，不觉自己笑了起来：原来这就是东华门内不多几步路往北一点儿的一个小院子，简陋的几间房冷冷落落，这就是当时的故宫档案馆了；我心里奇怪，为何赵先生让我进神武门？若是进东华门不用五分钟就到了。我倒并未因此有走冤枉路的想法，相反，正是当时那都不是开放的路线，我平生只能在此经历那种宫禁森严的特殊感受，我要感谢赵先生给了我这么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书归正传。那时，档案馆的简陋与冷冷落落的景况让我意想不到，馆内的二三位馆员见我这个青年人来了，不但不嫌烦反而露出了高兴而乐于接待的表情。他们看了赵先生的介绍函后问我想看什么，我直答想看看李煦的档案。很快，我就高兴地看到了这些珍秘文件，同时，

我注意到另一张表格，这是给来客洽阅档案的签名簿。我一看吃了一惊：上面清清楚楚有胡适先生的签名，此外并无一人来过，我是第二位了。这是何故？我至今不敢妄言。

话要简捷，我初步了解了李煦家情况之后，回校立即做出了新的安排，我打定的主意是：我完成了“庚辰本”与“有正大字本”详细的校勘之后，再不能做这种工作了，我得请我四兄把校勘工作接过去，我要投入精力到像考证曹寅家那样重要的工作——从清代所有重要诗文里把有关李煦的一切资料搜集完备，这才是我《红楼梦新证》的全部工作。可惜，由于时间、环境所限，加上我本科西语系论文需要完成，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像前一阶段那样工作了，我只开了一个头，草草把李士桢、李煦的有关资料粗列了一些，就只好离开燕园奔赴成都了。那时，我手中还有一大把借书单，都是我准备借来考察李煦而再接再厉工作的书刊名称。这段往事内情鲜为人知，我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至今深抱遗憾（果然若干年后，便有捷足先登者）。

以上所述，表明我对研究史湘云的重视，理由何在？让我举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在《新证》里，史侯的原型就是李煦家。史侯家史鼐、史鼎就是李煦的两个儿子，这本来已无可疑了，可是当年也有人大批“自传说”，说我的这些考证都是牵强附会。（现在《红楼梦》手抄本中，所有“鼎”字一律不写正规字体，或省笔，或变形，略有篆字笔意，无一例外。此乃湘云原型为李煦之孙女、李鼎之侄女，为避讳，书写异体，是当时礼法。此一确证，最为明显）谁知过了些年，同一位专家忽然改变了看法，他说史家就是李家，而《红楼梦》包含的李家原型超过了曹家。我得知后不免有所感触，我并不想讥笑他、轻薄他；相反，他既然后来看清了问题之所在，这是大好的事情。做学问就应该这样，以真理为至高至上，不要搞那些个人的小政治、小恩怨、小门户党派等等可怜可笑的做法。



如山白骨 公子红妆

《红楼梦》第八回有一首七律诗，诗云：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多少年来，我每一读它便觉十分奇怪，奇怪不在前六句，而是末后的结联；因为，“白骨如山”如果指的是“人生短暂、终归于尽”，那么，人人在劫难逃，怎么会是“无非公子与红妆”呢？从未见过这一道理和类似的诗句。“白骨如山”在我的读书印象中有两大类，一类是：战争规模极大，杀伤往往数以万计，例如，明末派大军四十万出关前往平定努尔哈赤的反明之战，哪知此役各路俱遭惨败，全军四十万覆灭。史书记载当时辽东地区真是骨积如山、血流成河。纵使史家笔下有所夸张，但这种规模的大屠杀确是无可置疑的。另一类则更早：春秋战国之际，七雄五霸、战斗不休。有一次，五十万兵被敌方全部坑杀（活埋）。这种历史大惨剧其白骨如山那更是毫无夸张。然而，不管怎样去寻找史例，却从无如山的白骨都是公子与红妆的尸骸。这种难以解释的怪诗，雪芹偏偏把它列入书中正文，用意何在？应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后来，有一位知名的文史家周振甫先生撰文揭明：这首

诗是一首“政治诗”，内涵是不可明言的历史惨剧。这一解释给了我很大启示，其真正内容是雍正夺位后，用残酷的手段把他的政敌和“危险分子”一个一个都铲除罄尽，这还不算，还把这些人的家眷女口也加以苦治。据我读清史的印象，雍正的恶毒手段大致分为如下几种：一是官话里称作“赐自尽”的，就是说女眷用不着、也不便绑到刑场上去砍头，就把她们活活害死；其次是勒令其返回娘家，这就是强迫拆散一个完整的家庭，片刻之间骨肉离散，哭声震地。被遣返的妇女回归娘家，自处无地、困苦万状；第三类，年轻能做体力活的，尽数投入“辛者库”为奴，这种奴隶每日从事异常沉重的苦役劳动。还有另一类：就是为形势所迫，恐怖而不得不自杀，最好的例子是雍正朝苏州织造胡凤翠，他本是雍正的亲信人员，不幸他的妻子是年羹尧的妹妹，年羹尧的“年党”获罪以后，年姓的妇女也都成了“罪人”。因此，胡凤翠一家妻妾数口都吓得悬梁自尽。综合而观，这类遭难冤死的青年男女，官书史册是不敢明文记载的，其数量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难以统计；这就是说，“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是清代那个时期特有的一种政治局面和社会气氛。此处略加解说。

回过头来再看，有一份抄没李煦家产的报告档案，这份清单表明：抄得的家俱、古玩之类平平常常、寥寥无几，大出常人所估量；而抄没的人口除李煦义务收养的孤儿、孤女数十名之外，加上女眷竟有百余口，雍正命令就地售卖为奴，而苏州人是不敢真买的——我在此忽然说了这么些旧史遗闻，好像是离题太远了把？孰不知要想了解和理解小说中的史湘云，就必须从这种史实根源来体会和领悟，因为雪芹的笔法有一大特色，就是有“不写之写”“空谷传声”“背面敷粉”等诸般手法。你只要看湘云在家

的实际处境，她早已不再是什么公侯小姐了，其度日之艰难、生活之窘迫，每日要做活计熬夜到三更，你就会恍然大悟：她家这时也不过是刚刚从“犯官”之家稍减了罪状，而基本并未脱离“奴籍”的特殊身份罢了。



第一章

书中书外总奇缘